

沙俄时期西伯利亚岩画研究学术史回顾*

肖 波

摘 要：本文通过对沙俄时期西伯利亚岩画研究历史的梳理，厘清了每个阶段的基本特点及主要研究成果，对其主要研究人员、组织机构、研究方法、研究动机、代表性的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学术界关于岩画的性质以及拓制方法的讨论进行了阐述，以期增加中国学术界对西伯利亚岩画研究进展的了解，进而寻找出中国岩画与西伯利亚岩画的联系，推动中国岩画研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沙俄时期 西伯利亚 岩画 学术史

作者简介：肖波，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艺术考古、岩画。

“沙俄”即“沙皇俄国”，通常意义上的“沙皇俄国”一般指的是“俄罗斯帝国”（俄文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英文为 Russian Empire），即从 1721 年彼得一世加冕为皇帝后，直至 1917 年尼古拉二世退位为止的俄罗斯国家。实际上，“沙皇”一词在俄国的使用由来已久。早在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Михаил Ярославич）就自称为“全罗斯大公”，而在手下给其的信中已使用了“沙皇”的称呼（Сахаров А. Н., Морозова Л. Е., Рахматуллин М. А. и др., 2003: 132）。此后，“大公”和“沙皇”两个称谓经常混用，此时的俄罗斯国家可以称之为“公国”。而正式取得“沙皇”称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西辽河流域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人面像岩画比较研究”（编号：19XKG003）阶段性成果。

号的是伊凡四世, 1547 年时任莫斯科公国大公的伊凡四世被加冕为沙皇, 标志着俄罗斯国家的诞生 (Сахаров А. Н., Морозова Л. Е., Рахматуллин М. А. и др., 2003: 184)。而此时的俄罗斯国家也被称为“沙皇俄国”(王国时期), 有别于彼得一世开始的帝国时期。从伊凡四世开始, “沙皇”作为俄罗斯国家君主的称谓一直沿用到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而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则涵盖了“王国”和“帝国”这两个时期。现按照岩画发现的时间顺序以及各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对西伯利亚地区岩画研究的历史进行回顾。

一、西伯利亚岩画研究的发轫期: 17 世纪

西伯利亚岩画最初的发现者主要是俄国在西伯利亚领土的开拓者, 随着他们的足迹自西向东不断深入, 西伯利亚的岩画也不断得到披露。(沙俄时期西伯利亚的岩画研究情况, 俄罗斯学者已经作了较好的回顾, 请参阅: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11) 1675 年至 1678 年, 摩尔达维亚王公 Н. М. 斯帕法里 (Спафарий Н. М.) 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前往中国进行外交访问, 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莫斯科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新财产进行登记。他先是穿越叶尼塞斯克, 然后进行了为期 2 天的叶尼塞河之旅, 接着沿安加拉河到了贝加尔湖。在《西伯利亚和中国》(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这本旅行笔记中他写道: “在尚未到达大石滩之前, 沿着叶尼塞河有一个石崖, 在石崖上雕刻有一些无人知道是何含义的字母, 而且在字母之间还有十字架, 同样雕刻的还有人像, 人像手中握有鎚矛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物品。正如他们所说, 那块石头上布满字母和图画。但没有人知道画的是什么以及谁画的。该岩画点后面是一个沿着叶尼塞河分布的可怕石滩, 没人敢在这里坐船, 因为两岸均高崖耸峙, 峭壁千仞, 只能改由步行以绕过此石滩, 这整整耗费了 5 天时间, 因为这个石滩占据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Спафарий, 1960: 70)。”这很可能描述的是叶尼塞河穿越萨彦峡谷时形成的大石滩附近的某个地方。必须指出的是, 这些关于叶尼塞河岩画的记录均来自当地人的报告, 他本人并未亲自去考察。另外, 根据资料记载, 1692 年, 彼得大帝的一个朋友, 荷兰旅行家和科学家尼古拉斯·维森, 出版了《鞑靼的东部和北部一书》, 对西伯利亚的部分古代岩画进行了描述 (保罗·G. 巴恩, 2004: 26)。

二、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的成立：18 世纪

18 世纪时，对西伯利亚岩画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是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团完成的。代表性的人物有考察团团员 Д.Г. 梅谢尔什米德特 (Мессершмидт Д. Г.) 和 Г.Ф. 米勒 (Миллер Г. Ф.)。在考察报告中他们提到了托姆河、叶尼塞河、安加拉河、勒拿河两岸的岩画。其中，Д.Г. 梅谢尔什米德特是首位对西伯利亚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之后长达数个世纪的西伯利亚考古调查活动奠定了基础。Д.Г. 梅谢尔什米德特出生于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首府格但斯克 (即但泽) 市。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同时也是一位懂东方语言的博物学家，受彼得一世的邀请来为俄国服务。根据 1718 年 11 月 15 日彼得一世颁布的法令，他被派到西伯利亚寻找各种稀有的物品和药品。关于其西伯利亚考察的事迹，在后人所著的《丹尼尔·戈特利布·梅谢尔什米德特及其关于西伯利亚的研究工作》(Даниил Готлиб Мессершмидт и Его Работы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Сибири) (Новлянская, 1970) 和《西伯利亚考古的发端》(Начало Сибир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Кызласов, 1962) 这两本 (篇) 著作中均有详细的记载。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柏林出版了 Д. Г. 梅谢尔什米德特本人记录的考察日记，即《1720~1727 年的西伯利亚考察第一卷：1721~1722 年的日记》(Forschungsreise durch Sibirien. 1720—1727. Teil 1. Tagebuchaufzeichnungen. Januar 1721~1722) (Messerschmidt, 1962) 一书，对这段科考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总体而言，该考察队所发现的岩画点主要集中在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地区。例如，他们曾于 1722 年 2 月 23 日和 10 月 3 日考察了叶尼塞河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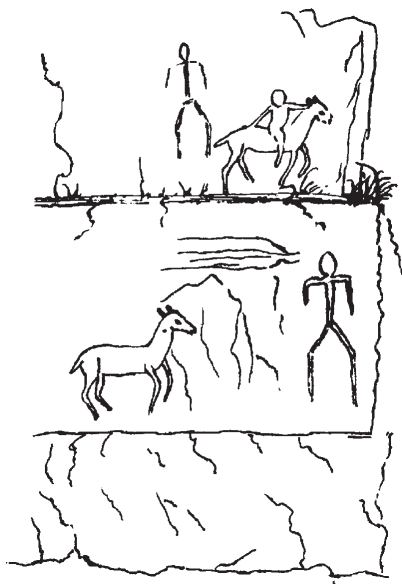


图 1 比留欣岩画

(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11. с. 5.)

的比留欣岩画 (Бирюсин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并由 Д.Г. 梅谢尔什米德特进行记录 (Мессершмидт, 1888: 15, 8), 临摹图则由其助手卡尔·舒尔曼 (Карл Шульман) 绘制 (图 1) (Мессершмидт, 1888: 15, 8)。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一名叫作菲利普·约翰·塔伯特·冯·斯特拉林别尔克 (Филипп Иоганн Табберт фон Страленберг) 的瑞典战俘。众所周知, 俄国和瑞典于 1700 年至 1721 年爆发了著名的北方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尤其是在 1790 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之后, 俄国俘获了大量的瑞典战俘, 斯特拉林别尔克就是其中之一。当二人在托博尔斯克市相遇后, Д.Г. 梅谢尔什米德特将其吸收进自己的考察队伍。关于他在西伯利亚的科考活动在《菲利普·约翰·斯特拉林别尔克: 其有关西伯利亚的研究工作》(Филипп Иоганн Страленберг. Его Работы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Сибири) 一书中有着详细的介绍 (Неволянская, 1966)。另外, 在《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Das Nord- und Ö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一书中, 斯特拉林别尔克对阿巴坎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间的叶尼塞河两岸山岩上的岩画情况作过简短介绍 (Strahlenberg, 1730: 337—341)。

托姆河和勒拿河岩画的发现则要归功于 Г.Ф. 米勒及其团队。Г.Ф. 米勒是德国人, 于 1725 年来到俄国, 随后参加了 1733 年至 1743 年由白令 (Bering) 任队长的第二次堪察加考察队, 并在西伯利亚花费了将近 10 年的时间来研究其地理、民族及相关的档案资料。他于 1741 年 6 月在伊尔比特河 (Река Ирбит) 附近发现了一块绘有图画石头。此外, 他还对托姆河岩画进行了考察, 并对叶尼塞河中部 Д.Г. 梅谢尔什米德特早些时候考察过的古代遗迹进行了重新考察和研究, 这些遗迹主要包括岩画、雕像和铭文 (Дэвлет, 1996: 10)。Г.Ф. 米勒对这些遗迹进行记录后, 委托 И.Г. 格梅林 (Гмелин И. Г.) 对其进行临摹。除了托姆河和叶尼塞河之外, 他们还对勒拿河地区的岩画进行了考察和临摹。Г.Ф. 米勒认为, 这些考古遗迹巨大的科学价值在于它们与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在《米勒给非舍尔助理的手令》(Из Рукописной Инструкц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ой Миллером для Адъютанта Фишера) 中写道: “研究该地区文物的主要目的当然应该是澄清其居民的古代历史, 这可以从西伯利亚的各种古物中得到可靠的预期 (Миллер, 1894: 107)。”但与此同时, 岩画在历史资料方面的重要价值却往往被 Г.Ф. 米勒低估, 他否认岩画年代的古老性, 同时也不承认它们具有艺术价值。此外, 他还对岩画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西伯利亚的铭文”第一部分“西伯利

亚绘有图画石头”》(《О Сибирских Надписях. Ч. 1. О Сибирских Писанных Камнях》)一文中,他写道:“(在西伯利亚岩画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古代的特征,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将它们归于该地区的第一批居民,而不是现在的居民(Миллер, 1937: 537)。”他认为,岩画制作者应为当地的萨满,因而所有岩画图像的年代应该大致相同。而作画的原因则是萨满通过制作岩画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尊重或者支持他的预言(Миллер, 1937: 537—538)。此外,在该文中,他还对岩画和真正的铭文进行了区分。之前的考察者通常将这些岩画误认为西伯利亚的铭文,但 Г.Ф. 米勒却提出了不同观点。在《西伯利亚的铭文》这篇文章中,他写道:“那些人和动物以及其他难以理解的图像被误认为是铭文,但乍一看它们很明显不具备字母的特征。它们在西伯利亚的众多地方均有发现,或沿河分布,或位于陡峭的悬崖上。它们或用颜料绘制,或用工具雕刻于岩石上;因此,俄罗斯人将其统称为‘画石’(Писаный Камень)(Миллер, 1937: 526)。”

此外,在 18 世纪对该地区岩画进行考察的还有彼得·西蒙·帕拉斯(Пётр Симон Паллас)。帕拉斯是德国人,因参与西伯利亚和俄国南部的科考活动而闻名于世,为生物学、地理学、人种学、地质学和文献学的形成和发展均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德国、荷兰和英国均接受过教育。1767 年,在当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后,他来到俄罗斯,在那里组织了一次研究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学术考察活动。帕拉斯于 1771 年和 1772 年考察了叶尼塞河流域,在阿巴坎—彼力沃兹村(Село Абакано-Перевоз)附近发现了铭文,并考察了马伊达辛岩画(Майдашин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随后,该考察队还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岩画。他们比较关注的是铭文和石雕,以及对古物的搜集。至于岩画,则主要作为与铭文有关的材料使用。纵观其研究思路,主要是搜集基础材料,很少对这些古代遗迹作出解释。本次考察结果记录在《前往俄罗斯帝国不同省份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Разным Провинция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一书中(Паллас, 1773—1788)。

三、专业性刊物和研究文章的出现: 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 70 年代前期

进入 19 世纪后,Г.И. 斯帕斯基(Спаский Г. И.)、И.П. 科尔尼诺夫(Корнилов И. П.)、В.В. 拉德罗夫(Радлов В. В.)、Н.И. 波波夫(Попов Н.

И.) 等对西伯利亚部分岩画进行了研究, 而关于西伯利亚岩画专门的研究性文章也开始出现。

首先开展研究的是 Г.И. 斯帕斯基。Г.И. 斯帕斯基出生于俄罗斯的梁赞省, 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 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出版商。从 1818 年起, 他开始在彼得堡主持出版《西伯利亚通报》(*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杂志, 里面设有“西伯利亚古物”(*Сибир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专栏, 刊登许多关于岩画、铭文、墓葬以及石雕像的材料。他曾于 1805 年对阿巴坎—彼力沃兹村的铭文进行复制并刊登了托姆河岩画的图像。在 1818 年的“西伯利亚古物”栏目中, 他就曾提到用颜料绘制的图画 (Спасский, 1818)。他支持那种认为岩画是具有纪念意义的观点, 认为岩画是创作者对特定历史事件的描述。在《西伯利亚的图形和铭文》(*О Древних Сибирских Начертаниях и Надписях*) 一文中, 他写道: “这些地方的古代居民不了解哪怕是最简单的字母符号类的交流方式, 用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观念, 因而希望用这些简单而朴实无华的图形向他们的后代传递他们那个时代的重要事件。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图形构成了生活本身的编年史 (Спасский, 1818)。”此外, 他还尝试着将叶尼塞河岩画与卡累利阿地区的奥涅加湖 (Онежское Озеро) 岩画进行比较, 并且认识到二者具有某种相似性。在《西伯利亚著名的文物古迹及其与俄罗斯文物古迹的某些相似性》(*О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ых Памятниках Сибирских Древностей и Сходстве Некоторых из Них с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ми*) 一文中, 他考证并得出了“古代俄罗斯与遥远且长期不为人知的西伯利亚古代民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结论 (Спасский, 1857)。虽然这种对西伯利亚岩画和奥涅加湖岩画的比较研究还显得很稚嫩, 猜测成分也较大, 但这种基于图像学的广泛类比法则是岩画研究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另一位需要关注的研究者是 И.П. 科尔尼诺夫。他出身于军人家庭, 本身也在军队服役多年。在西伯利亚服兵役期间的闲暇时间, 他开始关注该地区的民族和历史, 研究该地区的各种古代遗迹, 其中就包括岩画。1848 年, И.П. 科尔尼诺夫前往南西伯利亚考察, 在此期间, 他记录了大量墓葬石板上的图像以及小阿尔巴特岩画 (Писаницы Малые Арбаты)、苏列克岩画 (Сулек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和马伊达辛岩画 (Майдашин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图 2)。这些考察活动均记录在《东西伯利亚回忆录: 阿钦斯克市和 1848 年的神湖之旅》(*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Город Ачинск и Поездка в 1848 г. на Божьи Озера*) 一文中 (Корнилов, 1854: 605—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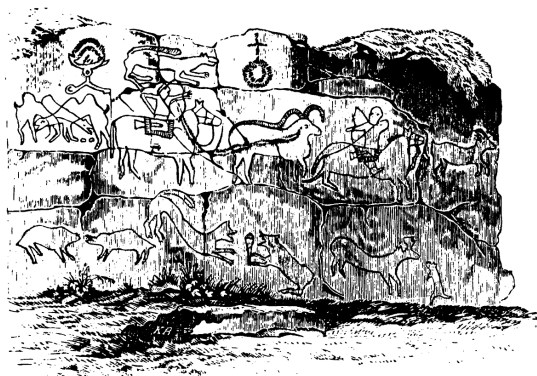


图2 苏列克岩画

(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12.)

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后,对考古研究感兴趣的乡土爱好者显著地增加了。这首先得益于 1851 年成立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国地理协会西伯利亚分会(Сибирский Отдел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的工作。随后,该分会于 1877 年进一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总部位于鄂木斯克的西西伯利亚分会和总部位于伊尔库茨克的東西伯利亚分会。1859 年,在圣彼得堡成立了考古委员会(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1864 年,在莫斯科成立了莫斯科考古协会(Московско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这些专业性考古机构的建立,大大促进了西伯利亚考古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包括岩画研究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俄国地理协会西伯利亚分会,经常会出版一些关于岩画研究的考察笔记和文章。

与此同时,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岩画也被发现。1859 年,Р.К. 马克(Маак Р. К.)在乌苏里江右岸发现了谢列梅杰沃(Шереметьево)岩画,并在随后出版的《阿穆尔河之旅》(*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мур*)(Маак, 1859)和《沿着乌苏里江河谷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Долине Реки Уссури*)(Маак, 1861: 43)两部著作中对该岩画点的人像和动物图像进行了介绍。1860 年,摄影师 К. Ф. 布多戈斯基(Будогоский К. Ф.)撰写了《俄国满洲的东南部》(*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Часть Русск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一文,分两期刊登在 1860 年的《阿穆尔报》上,提到了在谢列梅捷沃村发现了古代图像,包括一个虎头、一条鱼和一些符号(Будогоский, 1860)。

四、“岩画学”的产生：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初

这里所谓的“岩画学”的产生并非指“岩画学科”的出现，而是指将岩画从其他文物古迹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门类进行研究。如果说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的研究目的还主要是探寻岩画和文字起源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岩画只是作为文字研究的一种附属品，那么自 70 年代中期起，已经开始尝试将其视作一种与古代铭文同等重要的，并且需要专门研究的独立的古代遗迹。人们认识到需要不断积累岩画资料，包括拓片、测绘以及岩画信息的全面搜集，尤其对岩画拓制方法的探讨，构成了该时期岩画研究的一个亮点。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 B.B. 拉德罗夫。他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俄国突厥研究之父。他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在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进行考察。B.B. 拉德罗夫出生在柏林，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移居到俄国。1884 年，他在莱比锡用德语出版了两卷本的旅行笔记《来自西伯利亚》(*Aus Sibirien*) (Radloff, 1893)。1989 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其俄语翻译本《来自西伯利亚：日记作品》(*Из Сибири*. Радлов, 1989) 名字稍微有些改动，但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早在 1894 年，A.A. 勃布林斯基 (Бобринский A.A.) 就将其第二卷第七章翻译成俄文，这部分内容主要关于西伯利亚古物，其中也包括岩画 (Радлов, 1895)。在讨论这些岩画时，他说道：“图像的含义无法解释；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图像都不仅仅是一种消遣，因为在缺乏尖锐的铁制工具的情况下来制作它们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作。”此外，在《一种新的铭文拓制方法》(*О Новом Способ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Эстампажей с Надписей на Камнях*) 一文中，他介绍了一种新的被称为“机械方法” (механический способ) 的岩画拓制方法，这对之前的复制和临摹方法而言是一种改进。而这里所谓的“铭文”，实际上指的就是岩画 (Радлов, 1892)。

此外，该时期比较著名的岩画研究专家还有俄国地理协会西伯利亚分会的成员 Н.И. 波波夫，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岩画。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古代文字》(*О Рунических Письменах в Минусинском Крае*) 一文中他对该地区的岩画进行过专门介绍，并对岩画产生的原因及其年代作过相应的分析 (Попов, 1874)。在这里，他用“古代文字”来指称“岩画”。

随后,在《米努辛斯克地区岩画的一般观点》(*Общий Взгляд на Писаницы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Попов, 1875)和《米努辛斯克地区岩画的一般观点(结束篇)》(*Общий Взгляд на Писаницы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Окончание)*)(Попов, 1876)两篇文章中,他不但进一步对岩画研究中遇到的一般问题进行了探讨,而且专门用“Писаница”这个词来指称岩画,而这个词也成为后来俄国学术界通用的专有名词。此外,Н.И.波波夫还于1881年首次记录和复制了贝加尔湖沿岸的萨甘—查巴(Саган-Заба)和阿雅(Ая)湾的岩画。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叶尼塞河流域的考古学(包括岩画)研究主要围绕着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展开,该博物馆是当地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于1877年在Н.М.马尔季雅诺夫(Мартьянов Н. М.)倡议下成立。博物馆成立后,А.В.阿德里阿诺夫(Адрианов А. В.)、И.Т.萨文科夫(Савенков И. Т.)和Д.А.克列门茨(Клеменц Д. А.)等一众岩画研究者都曾与其展开紧密合作。

此外,需要关注的还有И.Т.萨文科夫。И.Т.萨文科夫毕业于彼得堡大学的物理学数学系,但他却对考古非常感兴趣。在其学术生涯中,А. С.乌瓦洛夫(Уваров А. С.)所著的《俄罗斯考古学(1):石器时代》(*Арх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 I. Каменный период*)曾对其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他于1875年7月对科尔巴河流域的曼斯基岩画(Манские Писаницы)进行了初次调查并制作了岩画拓片,但当时,这些调查资料并未出版,现保存于米努辛斯克的“И.Т.萨文科夫档案馆”内。另外,他于1884年8月3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阿丰达瓦山(Афонтова Гора)发现了整个叶尼塞河流域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也是西伯利亚第一个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1884年春天,И.Т.萨文科夫加入了俄罗斯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随后,该分会拨款给他用于研究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一个古代遗址以及叶尼塞河右支流马纳河及马纳河右支流科尔巴河(Река Колба)流域的岩画。1884年6月,И.Т.萨文科夫第二次沿着马纳河和科尔巴河旅行,在那里他发现了红色的涂绘类岩画。在提交给俄罗斯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的初步报告中,他指出,除了1875年发现的岩画点之外,还发现了另外两个岩画点,并且总共对7幅图像进行了临摹(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2011: 23)。

此外,1885年他还参加了著名地质学家И.Д.切尔斯基(Черский И. Д.)领导的考察队,对马伊达辛岩画进行了调查和临摹。随后,他还对叶尼塞河右支流土巴河流域的沙拉博利诺岩画(Шалоболин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进行了调

查。顺叶尼塞河而下, И.Т. 萨文科夫及其同伴先后考察了土巴河左岸的利尼辛岩画 (Льнищен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和博特罗希罗夫岩画 (Потрошилов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并对奥格拉赫特 (Оглахт) 山脉上的岩画进行了复制 (图 3)。随后, 他们还对阿巴坎—别列沃兹附近的科佩岩画 (Копен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和库拉克 (或库拉赫) 岩画 (петроглифы Кулак (или Кулах)) 进行了考察 (图 4); 接着, 他们调查了诺沃谢罗沃村附近的特利佛诺夫岩画 (Трифонов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Савенков, 1886)。此外, 他们还考察了卡拉乌尔岩画 (Караульный Писаница), 并在之后越过叶尼塞河右岸来到希希姆斯科耶村 (с. Сисимское) 进行岩画调查。希希姆斯科耶岩画被当地青少年严重破坏了, 他们将其作为投掷活动的对象。在整个旅程的最后, 他们还对比留欣岩画进行了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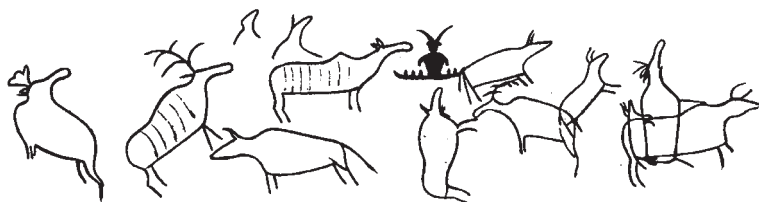


图 3 奥格拉赫特岩画

(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25.)



图 4 科佩岩画

(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29.)

在《叶尼塞的古代艺术遗迹：比较考古学—民族学概论》(*О Древних Памятниках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На Енисе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一书中，他对上述岩画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并附以大量的临摹图(Савенков, 1910)。此外，在《叶尼塞河中游的考古调查资料》(*К Разведоч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реднего Течения Енисея*) 一文中，他对岩画的断代方法、作画原因和作画目的等问题均进行过探讨(Савенков, 1886)。关于岩画的性质，И.Т. 萨文科夫这样说道：“叶尼塞河岸边悬崖上的铭文并非文字的开始，而是绘画的开始——这就是我们的观点(Савенков, 1910: 79)。”但是，萨文科夫最被人诟病的地方是他对岩画图片的复制和临摹非常不准确，他的复制技术甚至远远落后于同时代人，这主要与他的复制思路有关。他非常排斥 В.В. 拉德罗夫发明的“机械”拓片方法，并认为：“机械复制品无疑具有科学优势，但它们体积大且需要耗费大量的材料(Савенков, 1910: 79)。”总体来说，他力图在复制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这会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

与此同时，对叶尼塞河岩画开展研究的还有 А.В. 阿德里阿诺夫。他是一位记者、旅行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岩画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1881 年，А.В. 阿德里阿诺夫受俄国地理协会的指派，前往西伯利亚中部进行社会调查。在图瓦，他对赫姆奇克河流域的比日克提克—哈亚岩画(Петроглиф Бижиктиг-Хая) 进行了临摹(图 5)。该岩画点位于萨彦峡谷叶尼塞河右岸的比日克提克—哈亚村附近，从钦格河河口沿着叶尼塞河右岸隆起的山岗顺流而下，距阿尔德—莫扎加岩画点大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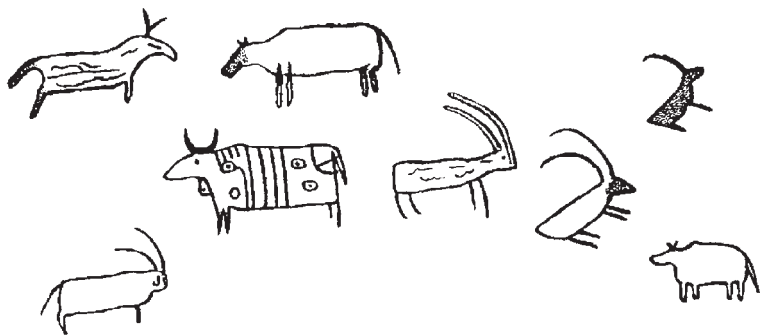


图 5 比日克提克—哈亚岩画

(А.В. 阿德里阿诺夫绘制，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35.)

5 千米, 距赫姆奇克河河口上游约 2 千米处。此外, A.B. 阿德里阿诺夫还首次在该岩画点发现了头部带有角状装饰的人面像 (Шер, 1980)。随后, 众多的研究者多次对该岩画点进行了考察, 但并未能发现他所描绘的所有图像, 并错误地认为部分图像已经消失了。此外, 在比日克提克—哈亚的岩石上, 阿德里阿诺夫还发现了一处佛龛, 上面有 4 种文字刻写的铭文和彩绘图片, 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对这些铭文进行全文复制。

紧接着, 他在哈亚—巴日 (Хая-Бажи) 靠近一处古代突厥碑文的悬崖上发现了不少岩画图像, 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临摹。随后, 他在通往钦格河 (Река Чинге) 的叶尼塞河右岸发现了不少动物和神秘符号图像。在离大、小叶尼塞河交汇处不远的叶尼塞河右岸的小巴杨科尔 (Малый Баянкол), A.B. 阿德里阿诺夫对几幅岩画的图像进行了临摹 (图 6)。虽然这些临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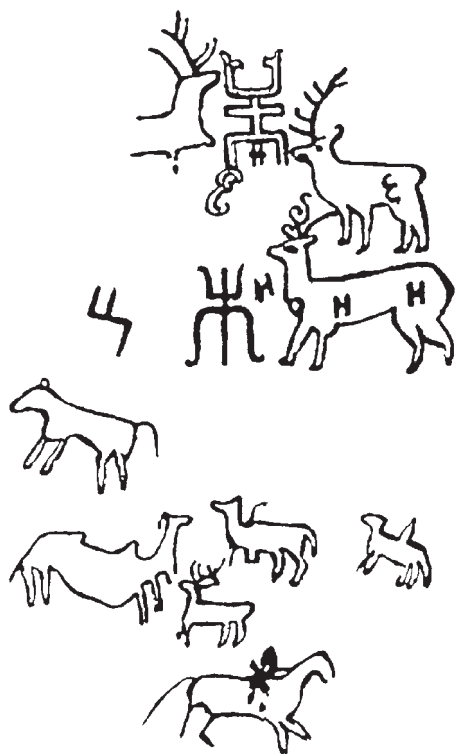


图 6 小巴杨科尔岩画

(A.B. 阿德里阿诺夫绘制, 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37.)

并不完美, 但却意义重大, 因为在 20 世纪中叶, 该地区的许多岩石被开采用于建筑材料, 许多岩画都消失了。他写道: “在阿尔泰、蒙古和萨彦岭地区分布着许多类似的图像, 您只需要收集它, 然后, 古人的历史将自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Адрианов, 1888: 405)。” 此次考察成果发表在托木斯克当地报刊上, 题目为《俄罗斯帝国地理协会会员 A.B. 阿德里阿诺夫 1881 年前往阿尔泰和萨彦地区的旅行: 初步报告》(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лтай и за Саяны,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в 1881 г.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Членом-сотрудником А. В. Адриановым: [Предварит. отчет])(Адрианов, 1881: 42—43)。

A.B. 阿德里阿诺夫曾向考古委员会求助有关岩画的记录和复制方

法。在他于 1902 年给考古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希望对方就如何复制岩画发送尽可能详细的指示。随后,考古委员会主席 A.A. 博布林斯基(Бобринского A. A.) 给他一封回信,代表委员会委托阿德里安诺夫对岩画资料进行记录和绘制草图。岩画资料的记录主要包括图像的准确描述、制作技术以及保存状况。复制建议采用所谓的瑞典纸,将其紧贴在用水淋湿的岩石表面上,用致密的刷子敲击纸张;建议用软的宽毛刷将清漆涂到干燥后的纸上以便增强图像的显影效果(Адрианов, 1902)。A.B. 阿德里阿诺夫在随后的研究中都使用了这种“机械”复制技术,这种技术使图像的轮廓不管是浮雕的还是剪影的均能准确地呈现出来。

随后,在 1904 年发表的《叶尼塞省岩画》(*Писаницы Енисей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рук.)*)一文中, A.B. 阿德里阿诺夫首次公布了几处图瓦共和国岩画点的详细情况,包括岩画的描述、具体位置和岩画临摹图(Адрианов, 1904)。此外,他还对中叶尼塞河哈卡斯—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部分岩画点进行了研究。在 1906 年发表的《巴雅尔岩画》(*Писаница Боярская*)一文中,作者对西伯利亚南部哈卡斯共和国的巴雅尔岩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Адрианов, 1906)。而在 1908 年出版的《1907 年夏米努辛斯克边区的岩画调查》(*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Писаниц в Минусинском Крае Летом 1907г*)(Адрианов, 1908)和 1910 年出版的《(米努辛斯克边区)阿钦斯克区岩画调查报告》(*Отчет по Обследованию Писаниц Ачин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Адрианов, 1910)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对米努辛斯克盆地若干岩画点进行了介绍。此外,在《马纳河岩画》(*Писаницы по Реке Мане*)一文中,作者还对叶尼塞河右支流马纳河的部分岩画点情况进行了介绍(Адрианов, 1913)。这些研究均为后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

这一时期,黑龙江下游岩画的研究也持续进行并引起国际关注。1894 年,Н. 阿尔弗坦(Альфтан Н.)重新考察了谢列梅杰沃岩画并进行临摹。根据他在《乌苏里江和比津河岩画简讯》(*Заметки о Рисунках на Скалах по Рекам Уссури и Бикину*)一文中的描述,谢列梅杰沃岩画又可以分为 3 个地点,而人面像岩画也首次被注意到并得到临摹(Альфтан, 1895)。这些临摹工作对谢列梅杰沃岩画乃至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岩画而言都尚属首次。1895 年,П.И. 维特利金(Ветлицын П. И.)在《马雷舍沃村附近的古代戈尔德人(那乃人——笔者注)遗迹简讯》(*Заметки о Древних Гольд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ах Близ Селения Малышевского*)一文中报道了黑龙江下游右岸马雷舍沃村和

萨卡齐—阿连村附近的岩画，这对该地区的岩画而言尚属首次（Ветлицын, 1895）。1899 年,《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刊登了本国著名东方学者 B. 劳弗尔 (Laufer B) 在黑龙江参与人类学考察团所记录的笔记《阿穆尔河岩画》(*Petroglyphs of the Amur*), 里面对该地区的部分岩画点情况进行了介绍 (Laufer, 1899)。1910 年, Л.Я. 斯特恩伯格 (Штернберг Л. Я.) 同样对黑龙江岩画开展了研究, 主要是对该地区岩画的详细信息进行记录, 并对 B. 劳弗尔提到的那些岩画信息进行重新确认。

此外, 芬兰考古学会对西伯利亚研究也一直比较关注 (当时的芬兰大公国附属于俄罗斯, 因此, 芬兰学者的研究成果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译者注)。1887—1889 年, 由芬兰学者 И.Р. 阿斯佩林 (Аспелин И. Р.) 领导的探险队对西伯利亚进行了为期 3 年的考古调查, 主要调查对象为叶尼塞河上游和中游的古代遗迹, 目的是研究芬兰人所谓的萨彦—阿尔泰发祥地。参与此次探险活动的还有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 А.О. 盖克尔 (Гейкель А. О.) 以及艺术家 К. 武沃利 (Вуори К.)。1887 年 7 月上旬, 探险队成员离开托木斯克。他们从神湖 (оз. Божьий) 一路向南前往米努辛斯克, 沿途对岩画图像和铭文进行记录和复制。在当地居民的指导下 И.Р. 阿斯佩林及其同伴考察了苏列克岩画, 在这里他们对岩画图像进行了复制, 并调查了草原上库尔干石围中的图像 (图 7—8) (“库尔干”来自俄语中的 “курган”, 意即 “带石围的大墓”。——译者注)。随后, 考察队对叶尼塞河中游的奥格拉赫特岩画 (Петроглиф Оглахт) 和阿尔巴特岩画 (Арбатская Писаница) 进行了调查和记录。在随后于 1888 年开展的第



图 7 苏列克岩画

(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17.)

二次考察中, 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叶尼塞河上游及其支流赫姆奇克河流域。考察队先是在科德拉尔村 (д. Кедрал) 附近发现了一些山羊和其他动物图像, 随后, 在赫姆奇克河沿岸的哈亚—巴日发现了由 А.В. 阿德里阿诺夫和 И.С. 博格柳布斯基 (Боголюбский И. С.) 等人之前发现的铭文。在铭文下游 40—60 步处发现了奔跑的鹿图像, 阿斯佩林等人对其进行了复制, 此外, 他们还收集了有关岩画的调查问卷。而 1889 年, 考察

队主要在米奴辛斯克盆地进行发掘。他们先是去博德卡门乌鲁斯（Улус Подкамень）^①，对那里的岩画进行了记录和临摹，并于随后考察了阿尔加山（Гора Арга）岩画。按照阿斯佩林的观点，这些岩画与苏列克和博德卡门乌鲁斯岩画，同时还有库尔干中出土的泥塑面具一起，清楚地展现了远古时代居住在叶尼塞河岸边的居民发达的文化面貌（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2011: 18）。芬兰探险队成员在考察的所有地点都对发现的岩画进行了记录和复制，尽管他们更着重于寻找和记录北欧的古代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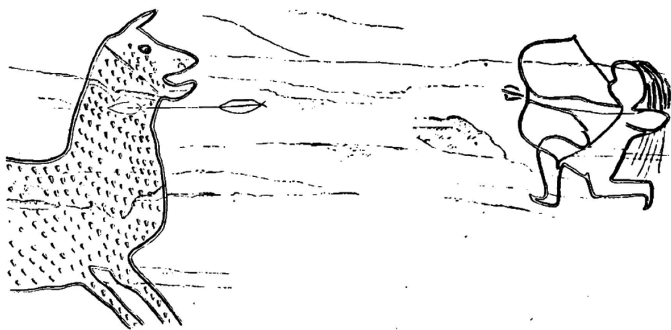


图8 苏列克岩画

（图片引自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 17.）

芬兰学者的此次调查并未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芬兰人的古代故乡，И.Р. 阿斯佩林关于萨彦—阿尔泰祖居地的假说并未得到验证。他在笔记中写道：“这些探险活动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所有的工作和辛苦付出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为中亚晦暗不明的原始时代投进了一束光。”（Tallgren, 1933）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的岩画复制水平很高，不仅在当时，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芬兰考古学家在岩画复制过程中使用了“机械方法”，他们使用特制的纸张来代替吸墨纸，在将其覆盖在岩画上之前需要先用水浸湿。这种复制方法很好地保持了岩画的真实性，并且将岩画的很多细节部分很好地展现出来。后来，B.B. 拉德罗夫对其进行了改进并且成为俄国学者广泛使用的一种拓片方法。

① 兀鲁斯是部分俄国少数民族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俄国的乡。——译者注

小 结

西伯利亚岩画的研究是在俄国学者的主导下进行的,迄今已有将近 350 年的历史。由于地理上的便利,他们很早就涉足这一领域并掌握了大量的基础资料,进而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而其他国家的学者大多是在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些阐释,只能视为前者研究的一种补充。诚然,在西伯利亚岩画早期的发现和研究过程中,一些外国探险家和旅行者也积极参与其中,甚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改变俄国学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岩画的发现、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岩画记录的方法也还不够科学、规范,但它毕竟为我们认识西伯利亚岩画打开了一扇窗户,为 20 世纪西伯利亚岩画全面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保罗·G.巴恩

2004,《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郭小凌、叶梅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第 26 页。

Laufer B.

1899, Petroglyphs of the Amu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899 (1).

Messerschmidt D. G.

1962, Forschungsreise durch Sibirien. 1720—1727. Teil 1. Tagebuchaufzeichnungen. Januar 1721—1722. Berlin: Akademie-Verlag.

Radloff

1893, Aus Sibirien. Bd. 1—2. Leipzig: T. O. Weigel.

Strahlenberg F. I.

1730, Das Nord- und Ö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Stockholm: Verlegung des Auf, pp. 337—341.

Tallgren A. M

1933, Inner Asiatic and Sibirian Rock Pictures // ESA. Vol. 8. Helsinki.

Адрианов А. В.

1888,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лтай и за Саяны,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в 1881 г.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Имп. РГО Членом Сотрудником А. В. Адриановым // ЗРГО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 Т. 11. СПб, с. 405.

- 1881,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лтай и за Саяны,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в 1881 г.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Членом-сотрудником А. В. Адриановым; [Предварит. отчет]. Томск: Сибирская Газета, 1881 (38—39), с. 42~43.
- 1902, Письмо в Имп. АК от 19 апреля 1902 г. // Архив ИИМК РАН. Оп. 1. 1902. Д. 33, л. 4.
- 1904, Писаницы Енисей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рук.). Архи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 ф. 2. оп. 2, 1904 (12).
- 1906, Писаница Боярская.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1906 (6).
- 1908,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Писаниц в Минусинском Крае Летом 1907г.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1908 (8).
- 1910, Отчет по Обследованию Писаниц Ачин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Средне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1910 (10).
- 1913, Адрианов А. В., Писаницы по Реке Мане. Записки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13 (9).

Альфтан Н.

1895, Заметки о Рисунках на Скалах по Рекам Усури и Бикину. Труды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II.

Будогоский К. Ф.

1860,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Часть Русск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 Иркутск: Газета «Амур», 1860 (1—2).

Ветлицын П. И.

1895, Заметки о Древних Гольд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ах Близ Селения Малышевского. Хабаровск: Приамур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895 (56).

Дэвлет Е. Г., Дэвлет М. А.

2011,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 18, 23.

Дэвлет М. А.

1996, Петроглифы Енисея.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в.).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 10.

Корнилов И. П.

1854,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Город Ачинск и Поездка в 1848 г. на Божьи Озера. В Фролов Н., Магазин Землеведения и Путешествий. Т. 3.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мена, с. 605—658.

Кызласов Л. Р.

1962, Начало Сибир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В Авдусин Д. А., Янин В. Л. (ред.),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иллер Г. Ф.

1894, Из Рукописной Инструкц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ой Миллером для Адъютанта Фишера. В Радлов В. В., Сибир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Т. I. Вып.3.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Издаваемы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ю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ю Комиссиею. № 15.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 107.

Миллер Г. Ф.

1937, О Сибирских Надписях. Ч. 1. О Сибирских Писаных Камнях. В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с. 537.

Маак Р. К.

1859,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му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В Типографии Карла Вульфа.

—1861,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Долине Реки Уссур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В. Безобразова и Комп, с. 43.

Мессершмидт Д. Г.

1888,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Путевого Дневника Д. Г. Мессершмидта. В Радлов

В. В., Сибир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Т. 1. Вып.1.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Издаваемы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ю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ю Комиссиею. 3.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 15, 18.

Новлянская М. Г.

1970, Даниил Готлиб Мессершмидт и Его Работы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Сибири.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Неволянская М. Г.

1966, Филипп Иоганн Страленберг. Его Работы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Сибири.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Паллас П. С.

1773—1788,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Разным Провинция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Ч. 1—3.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Попов Н. И.

1874, О Рунических Письменах в Минусинском Крае. Известия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5, 1874 (2).

—1875, Общий Взгляд на Писаницы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Известия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6, 1875 (5—6).

—1876, Общий Взгляд на Писаницы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Окончание). Известия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7, 1876 (1).

Сахаров А. Н., Морозова Л. Е., Рахматуллин М. А. и др.

2003,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2 Т. Т. 1: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 М.: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ЗАО НПП «Ермак»;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рель», с. 132.

Сахаров А. Н., Морозова Л. Е., Рахматуллин М. А. и др.

2003,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2 Т. Т. 1: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 с. 184.

Спафарий Н. М.

1960,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Кишинев: Карта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с. 70.

Савенков

1910, О Древних Памятниках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На Енисе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Г. Лисснера и Д. Собко. с. 79.

— 1886, К Разведоч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реднего Течения Енисея.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17, 1886 (3—4), с. 51.

Спасский Г. И.

Древности Сибири.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18 (1).

— О Древних Сибирских Начертаниях и Надписях.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18 (1).

— 1857, О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ых Памятниках Сибирских Древностей и Сходстве Некоторых из Них с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ми.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адлов

1895, Сибирские Древности. Из Путевых Заметок В. В. Радлова.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овая серия. Т. 7 (3—4).

— 1892, О Новом Способ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Эстампажей с Надписей на Камнях.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7).

Шер Я. А.

1980, Петроглифы Средне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Siberian Rock Art Research in the Period of Tsarist Russia

Xiao Bo

Abstract: According to comb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Siberian rock art in the period of Tsarist Russia, this article clarifi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each stage, and gav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n the main researchers, organizations,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motivation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views, etc. And it also expounde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about the nature of rock art and its reproduc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iberian rock art, and then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rock art and Siberian rock art,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ock art research.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sarist Russia; Siberia; Rock Art; Academic History